

人物

船棹轻摇，拨开角直古镇的粼粼碧波；竹音婉转，萦绕姑苏水乡的粉墙黛瓦。竹笛艺术家张维良端坐乌篷船中，将江南的烟雨、岁月的沉淀、游子的吟唱，尽数揉进悠扬笛声之中。

生于江苏苏州，自幼习笛，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后长期从事笛箫演奏、创作与教学工作——张维良的艺术生涯已跨越半个多世纪。作为业界公认的“笛箫圣手”、推动国乐与时俱进的代表人物，他在舞台演奏、作品创作与音乐教育等领域探索深耕，并积极推动中国民族音乐的对外交流。

2026年初，“乐春——张维良从艺五十五周年系列音乐会”在苏州吴中区的保利大剧院启航。以此为契机，本报记者专访张维良，回望他的艺术人生。

根系传统：  
融汇南北笛艺之长

“8岁那年，父亲赠予我第一支竹笛，由此为我推开了通向音乐世界的大门。”张维良与竹笛的缘分，始于童年。

“那时一天要吹五六个小时，启蒙老师顾再欣先生的一句‘有天赋，也肯下苦功，肯定能练出来’，让我倍受振奋。”张维良说。

1971年，13岁的张维良考入苏州吴县京剧团，成为剧团中最年轻的演奏员，正式开始艺术生涯。在频繁的下乡演出中，他接触到京剧、昆曲、沪剧、婺剧等戏曲剧种，广泛接受着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滋养。剧团同事回忆，张维良个子虽小，“坐在椅子上脚还踏不到地”，但他最为用功，第一次出省演出时，还前往浙江省歌舞团拜师学艺。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修海林曾评价，张维良在进入专业院校之前，已经完成了最初的传统滋养。对他而言，吴文化不仅是灵感的来源，更是审美的底色——江南的婉约、昆曲的细腻、评弹的抒情，构成了他处理旋律、运用气息与营造意境的基本方式。

1977年，张维良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接受专业教育。1980年转入中国音乐学院继续学习。大学期间，他得到冯子存、赵松庭、刘管乐、王铁锤、陆春龄等先生的口传心授，融汇南北笛艺之长。

“我的大部分作品，是吴文化这片土地孕育出来的。”1980年，张维良以苏州音调为基础，创作了个人第一首作品《太湖春》。1990年创作的《花泣》则以评弹“丽调”为素材，通过竹笛模拟人声的哭腔与叹息，并结合戏曲中的节奏处理方式，细腻呈现人物情绪。

“我是南方人，对北方的笛乐有些陌生。大学期间，巧遇冯子存先生于中国音乐学院任教，我就和先生学习了3年北派笛子演奏。”参加工作后的张维良，基于“立南闯北”的风格持续钻研，前往各地采风，搜集各式民间音调与民族传统音乐旋律。

“后来我录制了《喜相逢——冯子存笛曲精选》专辑，中间收录《黄莺亮翅》《万年红》《八板》《放风筝》《柳摇金》等13首北派传统笛子作品。”张维良说，这张专辑既是“汇报自己大学期间对北派笛乐所学，更是对冯老先生授艺的感谢”。

传承创新：  
探索民乐当代表达

“20世纪80年代，在与许多中外音乐家进行思维碰撞后，我发现，不论是笛箫演奏音响本体还是演奏形式，都存在突破空间。”张维良说。

从以当代音乐语言丰富笛箫演奏旋律，到移植尺八与南箫气流吹奏技巧令笛箫振动更充分，再到寻找笛箫与其他乐器、电子音乐、声乐合作的新突破……55年来，张维良创作、改编了百余首作品，演奏过的曲目更是数不胜数。从演奏到创作，从舞台到课堂，他的艺术实践始终围绕传承与创新展开。

这些成果也在其55周年音乐会上集中呈现：《乐春》采用东北秧歌曲调创作而



从艺五十五周年，「笛箫圣手」张维良

笛声书写人生  
音乐对话世界

徐嘉伟 张若尚

成，融入吐音、滑音、揉音、花舌等北方民间演奏技法；《梦境》取材于昆曲“折桂令”曲牌，运用昆曲小工调笛子演奏出空灵、深邃的音色；《舞族舞曲》以琵琶、竹笛与交响乐团协奏形式呈现；大轴曲《飞歌》体现出当代竹笛音乐语汇的极致表达。

“对于笛子乃至民族乐器，我从来都是抱着开放式的思维在发展。”早在1985年至1995年间，张维良与法国里昂国立音乐研研中心展开合作，推动笛箫与电子音乐的融合。发于1996年的唱片《天幻新音》发行量突破50万张，被称为“富有中国特色和具有世界水准的New Age(新世纪音乐)及World Music(世界音乐)”。

1991年，张维良与中央乐团(现中国交响乐团)合作录制笛子独奏曲《行云流水》，将中国笛子与交响乐结合，这一尝试在当时国际乐坛引发关注，也成为中国民乐家探索东西融合的实践范例。

2017年，多媒体音乐史诗《远古的呼唤》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该演出融合音乐、戏曲、舞蹈、武术等多种形式，并引入欧洲视觉团队，以“世界音乐”风格表达中华文化。2019年，张维良带着《远古的呼唤》到法国、意大利演出，受到当地观众广泛欢迎。

引入爵士曲风，使旋律呈现更强的流动性与开放性——2022年，张维良以北派竹笛经典曲目《喜相逢》为基础，创作了笛与钢琴《相逢》。中国音乐学院副教授张健认为，这首作品“既有经典的影子，也有现代语汇”，寓意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相逢，能够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听众理解。

除了不断吸纳多元音乐元素，丰富演出效果，张维良也在不断探索笛箫演奏技法、演奏形式的创新。

1991年，他在北京音乐厅首演曲目《韶I》时，开创性地运用“喉震”技法，为笛箫演奏打开了新的表现空间。

担任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主任期间，他先后组织成立华夏室内民族管弦乐团、中国竹笛乐团，将竹笛从独奏形式拓展到更为系统的合奏体系。

“在音准不易统一的情况下，把同类音色转化为‘多层音响’。”武汉音乐学院教授谢闻吉认为，中国竹笛乐团通过对梆笛、曲笛以及低音大笛、倍低音弯管笛的组合运用，让原本接近的笛类音色在叠加之中形成类似弦乐四重奏的纵向和声音效，开辟了以同类乐器构建复合音响的新路径。

“乐春——张维良从艺五十五周年系列音乐会”现场。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十几年来，带领学生乐团多次开展海内外巡演，本身就具有深远意义。”在张健看来，这两支乐团不仅为相关专业学生提供了排练与演出机会，也为民乐人才培养提供了支撑。

此外，张维良也在持续的“跨界”中，不断拓展着民乐的传播载体。从为《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等影视作品配乐，到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节目《自然》的音乐创作与演奏，其作品逐渐进入更广泛的文化场域。

他说，民族音乐不仅需要保持自身特质，也需要通过新的载体和表达方式被更多人听见。

走向世界：  
投身中外音乐交流

一根竹笛，能走多远？张维良用自己的实践给出了答案。

自20世纪90年代起，张维良与陈其钢、叶聪等作曲家合作，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卡内基音乐厅等处举办演出，将中国民乐带上国际舞台。

这两者的关系。”通过将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结合，将民族音乐与国际化表达结合，张维良以音乐为载体，推动着中外文化交流。

2024年2月1日，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张维良与法国青年竖琴演奏家塞琳·古杜尔合作的《相和歌》音乐会，在巴黎科尔托音乐厅首演。箫声柔和，婉转低吟；竖琴沉静，声声附和，这场音乐会以笛、箫、埙与竖琴融合演绎《夕阳箫鼓》《鹧鸪飞》《风竹》等曲目，呈现东方管乐与西方弦乐的跨文化对话，现场反响热烈。此后，该项目在中法两国多地展开巡演。

“我与中国之间建立了友谊。”古杜尔感慨道，这次跨国合作将她带入了“另一个宇宙”，让她发现中国音乐不仅注重旋律，还讲究制造氛围和贴近自然的音效。

2025年底，由张维良领衔的民族室内乐《行云流水》在欧洲巡演，到访法国、德国的多座城市。演出结束后，法国作曲家马克·巴蒂尔表示，中国传统乐器与西方乐器结合，呈现出独特的声音魅力。

青年竹笛演奏家李芝含参与了多场海外演出，在她看来，张维良“始终让民族音乐扎根传统、探索未来为信念，将民



二〇二五年《琴箫吟》音乐会，张维良(左三)与法国音乐家。

族音乐带到国际舞台。并用一次次实践证明，笛箫的魅力不止于此，民族音乐是能与世界对话的艺术语言。”

“竹笛很小，世界很大。”这是张维良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从江南水乡到国际舞台，55年来，张维良以笛箫为媒，让更多人“听懂”中华文化。

“我永远是个学生”，从艺55周年再出发，张维良仍然保持着奔跑的姿态。他说，他将带着对民乐的热爱与追求，继续挖掘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让中国民乐的旋律在世界舞台上久久回响。

记者手记

竹笛很小，世界很大

徐嘉伟

初见张维良，是在苏州角直古镇的摇橹船上，乌篷轻晃，笛音绕水，这是他从业55周年音乐会的开篇，也让人读懂了他的音乐人生：扎根传统，守正创新；以乐为桥，融通中外。

8岁执笛，寒来暑往勤学不辍，遍访名师，融汇南北笛艺之长。他说，吴文化是自己创作的根，是他的音乐母语。这份对传统的坚守，让民族音乐的根脉愈发坚实。

守正，也需创新。张维良一直以开放的思维，为古老民乐寻找当代表达。在他眼中，民族音乐不应来之高阁，而是要走进当下、走向世界。

这份开放的思维，也是张维良的处世哲学。“一个艺人，只会吹笛子是走不

远的。”赵松庭对他的教导让他受益终身。在张维良看来，文史哲、声学、考古学，皆与吹笛有关，故而他也会跟学生们说“学音乐的人要有底蕴”，要学会看书，学会思考问题，学会观察社会。

从跟随剧团下乡演出到考入大学接受专业训练，从维也纳金色大厅到巴黎科尔托音乐厅，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节目到一台台融汇古今、东西交融的音乐会，张维良让笛箫之声跨越山海，架起中外音乐交流的桥梁。

55年深耕不辍，这份对民乐的热爱与执着，令人敬佩。期待有更多张维良出现，让民族音乐的光芒，在传承创新、交流碰撞中愈发璀璨。

近600件工艺美术佳作  
亮相中国美术馆

本报电(记者赖睿)栩栩如生的湘绣孔雀、精雕细琢的花丝镶嵌熏香炉、温润如玉的龙泉青瓷……日前，由中国美术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大匠之道——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邀请展”在中国美术馆与观众见面。展览汇聚约200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近600件佳作，涵盖陶瓷、雕刻、漆艺等多个工艺美术门类，分为“致敬经典”“千年窑火”“造化心印”“天工器度”“经纬华章”“民艺新篇”6个篇章，全面呈现当代中国工艺美术的创造活力。

展厅中，顾景舟的紫砂壶《仿古如意壶》、张景祜的彩塑《渔家女》等经典作品，姚建萍的苏绣《中国花韵系列》、张炳光的玉雕《林泉高致》等一件件精美工艺品，引得不少观众发出惊叹。展览既注重工艺美术历史脉络的梳理，通过经典之作回望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历程，也着力呈现当代工艺美术门类并置的整体格局，展现了中国工艺美术传承有序、创新活跃、精品迭出的蓬勃气象。

“这些作品不只是技艺的结晶，更是文化的载体、精神的表达。它们让人看到，工艺美术从来不是小众雅玩，而是源于生活、生发于人心的文化创造。”中国美术馆馆长潘亚表示，美术馆不仅要展示经典，更要激活传统、对话当下、启迪未来，希望通过本次展览搭建起平台，让工艺美术家、学者与观众之间更好地对话。



参观者在中国美术馆拍摄展出的木雕展品《生万物》。新华社记者 鲁鹏摄

春日布达佩斯，  
共赴一场太极之约

3月21日，全球迎来首个“国际太极拳日”。当日上午10时，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英雄广场。春日阳光洒在千年纪念柱与历史群雕之上，人们从四面八方陆续汇集，在开阔的广场上渐渐站定。

没有音乐。不同年龄、不同装束的太极拳习练者安静列队而立。队伍最前方的领练者缓缓起势，动作舒展从容。身后的人随之而动——开步、运掌、推手，一招一式渐次展开。

呼吸在无声中形成节奏，动作在节奏中连贯流动。东方太极的韵律，在多瑙河畔悄然展开。

“太极拳不仅关乎身体，也关乎心智。”匈牙利武术联合会主席沃尔高·伊什特万表示，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人们愈发重视身心平衡与生活质量。在匈牙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太极，多以养生健体为主要目的。

在习练人群中，有白发苍苍的长者，也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年龄覆盖13岁到80岁。沃尔高介绍，今年活动采取自发参与的形式，所以习练者都是身着各自的练功服。“我已经迫不及待在考虑怎样组织明年的国际太极拳日活动了，希望明年活动的规模更大、人群更广。”

从事交响乐团行政管理工作的托特·拉约什习练太极6年，这项运动如今已成为他的生活日常。“太极拳最吸引我的是动作本身的美感和其中蕴含的文化与哲学。”

“想象一下，全世界热爱太极的人，在同一天做着相同的动作，这是非常美妙的事情。”作为当日领练者之一的托特说，希望有更多人通过国际太极拳日活动接触太极、了解太极。

习练太极拳已有25年的索洛西·费伦茨既是匈牙利武术联合会副主席，也是一名注册太极拳教练。他认为，组织国际太极拳日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希望通过在布达佩斯不同地点开展集体习练与交流，展示城市风貌，让参与者彼此加深了解，也希望让更多人能够领会太极的魅力。”

人群中，三位身着印有“匈牙利”字样运动服的少年显得格外抢眼，他们定于22日启程前往中国天津，参加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这同时也是达喀尔青奥会的资格赛。

14岁的韦雷布·康拉德·伊雷什说，希望大家对太极和武术的热爱能够激励自己在比赛中发挥出色，争取获得达喀尔青奥会参赛资格。“我的梦想是站上青奥会赛场。”

广场上，动作舒缓，人群缓缓收势。在这一刻，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们，在同一片场地上完成同一套动作。

动作相同，心意相通；太极不言，却让世界听见。(据新华社电 记者周欣、陈浩)



匈牙利太极拳爱好者在进行展演，庆祝首个“国际太极拳日”。康奇·马顿摄(新华社发)



张维良(左)与张艺谋在为电影《菊豆》创作配乐。